



□刘雨涵

前几日,郭德纲于谦合作20周年相声专场举办。这场演出的宣传海报宛若结婚纪念日的请柬一般,郭德纲的海报文案上写着,“人说知己难寻,我一遇就遇了大半辈子”。于谦的海报文案上回应道:“人说不入对难成,我一搭就搭了往后余生。”就连海报的英文文案都暗藏着小心机,郭德纲的海报上是“you complete me”(你成就了我),于谦的海报上对应着“my pleasure”(是我的荣幸)。不仅如此,郭德纲还特意在微博上@于谦,“小半辈子都搭你身上了”。于谦也“浓情蜜意”地回复说,“与有荣焉,你我当如此”。网友们被猝不及防地喂了一大口“狗粮”,有人评论说,要说发糖,还是这“老两口”最会了。

亲切的说法,是把郭德纲和于谦称为“郭大爷”和“于大娘”。相声票友们分析说,两个郭德纲成不了事,两个于谦更不可能。郭德纲自己也这么说,“这是祖师爷疼我,给了我一个这么好的捧哏演员。”

郭德纲和于谦到今年正式搭档了20年,他们两人的关系是同事、搭档,又是好友、知己,更胜似亲人,很难用单一的关系一概而论。他们二人的“琴瑟和谐”,往小了说,是一段知音奇缘,往大了说,真的缔造了中国曲艺史上的传奇故事。

关于郭德纲的奋斗血泪史,完全能拍一部电影。当年他从天津到北京只身闯码头,最穷的时候要把小灵通卖掉换馒头吃,演出完没赶上公交车一个人走20公里路回大兴的出租屋,边走边哭。按照郭德纲的说法是,“当年我落魄在北京,没人认识我,也没人管饭,天天饿得看谁都是饼。在那种情况下,人家介绍认识了于老师。”

郭德纲是为相声而生、为相声而活,简直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小说主角原型。可在于谦那儿,相声对他来说只是个爱好。他说,“我对相声没有责任,我不欠我什么,我也不欠它什么。”于谦父母都是石油系统的高级知识分子,自小跟着姥姥和五个姨妈长大,说他是养尊处优、提笼架鸟的大少爷也不为过。后来于谦进了北京曲艺团,算是有了编制,可是恰逢相声不景气的年月,于谦的工资条上曾经一个月只发一块二。不过他也并不苦闷,出去演小品、拍电视,还能够跟朋友有大把时间钓鱼喝酒,于谦反倒非常自得其乐。

一个底层奋斗,一个优哉游哉,这样的两个人碰到一块儿,却是天造地设一般地对了眼。两人的第一次正式合作是在2000年,那时郭德纲被于谦所在的北京曲艺团借用,两人一逗一捧,就临时搭了个伙。没想到效果出奇地好。郭德纲回忆两人的初次合作时说,“台上惊着我了”。郭德纲说,无论是分寸、劲头还是火候,“谦哥让我特别满意,挑不出毛病”。

那时郭德纲已经操办起了德云社的前身——北京相声大会,可正值相声行业的最低谷时期,郭德纲的草台班子和江湖摆地摊也没什么差别,他怕耽误了于谦,没好意思提出正式

搭伙。直到2004年,德云社终于有了点起色,于是郭德纲向于谦发出邀请,两人正式成为固定搭档。就像他们合作20周年专场的宣传文案上说的,这一搭,“就搭了往后余生”。

郭德纲说,当年于谦是从体制内流落到民间和潦倒的自己“私奔”。好在于谦算是跟对了人,没过两年,德云社就真正红火起来,开始一票难求。德云社的十周年纪念演出,他们甚至返场22次,一路演到了凌晨3点多,观众起立鼓掌半个多小时,久久不肯离去。当时郭德纲和于谦都泪洒舞台。

2010年前后,德云社一度濒临绝境,郭德纲也应了师父侯耀文对他的评语,“一路坎坷走来,势必嫉恶如仇”,展现出自己从江湖习得的狠辣作风。当人们以为性情温和、与人为善的于谦不认同郭德纲的做法时,于谦对搭档力挺说,“幸亏郭德纲这样,郭德纲要像我这样的话,就没有德云社了。”

可是在孩子的教育方面,郭德纲反倒希望儿子学习到于谦身上的通达。他把郭麒麟送去给于谦当徒弟,于谦也像“慈母”一般对郭麒麟言称“我儿”,对郭麒麟寄语说,“立于皓月之边,不弱星光之势,傍于巨人身侧,不颓好胜之心”。这似乎也正是于谦对于自身位置的认知理解。

与台上的舌灿莲花、神采飞扬相比,郭德纲说自己在台下有社交恐惧症。他喜欢一个人在家看书和研究戏曲,一年到头跟外人吃饭的机会可能十回都没有,一说吃饭半个月前就开始发怵,看见桌上有外人会直接发问:“你走还是我走?”而他在台上调侃于谦说,“一天能赶八个酒局,见一万个朋友”。现实中的于谦也确实一直都是呼朋唤友的作风,和台上的角色截然相反。郭德纲当年给于谦出的书作序,题目就叫做——《他活得比我值》。如此不同的两个人,在台上和台下就这么恰到好处地补上了对方生命中的缺口。

大多数CP都会相爱相杀,而郭德纲和于谦之间似乎只有“相爱”,没有“相杀”。2011年,郭德纲和于谦接受曹可凡的采访时被问“你们俩红过脸没有”,于谦坦然地说,“不但生活当中,在艺术上我们也从来没有过。不说红脸,就连掰扯几句都没有,并且心里一点结都没有。”

这些年来每逢于谦过生日,郭德纲都会准时在微博送上生日祝福。从称呼的变化来看,两人这些年的感情也是越来越“如胶似漆”。2013年的生日祝福中,郭德纲称于谦为“师兄”,于谦称郭德纲为“郭老师”。在2016年之后,于谦开始称呼郭德纲为“角儿”,两人也越来越放肆地当众“秀恩爱”。郭德纲发了他和于谦的合照,并配文说“惟愿此生永伴同行”。一句话让网友表示,“我又相信爱情了!”去年是于谦的50岁生日,郭德纲再度送上祝福,“半百光阴人未老,吃喝抽烫志犹坚”。于谦回复说,“又蒙我角多错爱,天命犹思报德云”。

这样的相濡以沫、情比金坚,难怪网友们会说,“不羡鸳鸯不羡仙,只羡郭德纲有于谦”。

□李睿

2020年的娱乐圈,“姐姐”绝对是霸屏词之一,前有《乘风破浪的姐姐》逆龄成团,后有《三十而已》直面30+女性的成长,从综艺节目到影视剧,“姐姐”火了一整个夏天。“浪姐”大获成功之后,不少中生代女星凭借《乘风破浪的姐姐》翻红,张雨绮、宁静、万茜还一度成为圈内顶流,直到现在,“姐姐”们的动态还能时不时地登上热搜榜。

“浪姐”大获成功之后,制作方逐渐盯上了那些处在中生代的男艺人们,近期,一档名为《追光吧!哥哥》的综艺横空出世,节目号称要打造一档混龄男团竞演真人秀,邀请21位不同年龄、不同风格的哥哥同台竞技,展现唱跳功力,最终选择7位哥哥成团出道。同样是偶像选秀+中生代艺人,节目模式跟“浪姐”差不多,有观众称《追光吧!哥哥》为男版“浪姐”,简称“光哥”。

虽然都是瞄准娱乐圈中生代,但比起“浪姐”在播出前观众们的期待满满,“光哥”几乎没什么动静。《乘风破浪的姐姐》在播出前就频上热搜,全网都在猜测录制过程中姐姐们会不会互怼、会不会撻挑子不干;播出后几乎天天上热搜,据节目组官方数据显示,截至成团夜收官,《乘风破浪的姐姐》共上热搜645次,其中有96次冲上热搜榜一,话题阅读量超过450亿,成为妥妥的话题制造机。

从“浪姐”的反响来看,虽然口碑有些高开低走,但这档“夏日爆款”确实俘获了全网多年龄层观众的心,参加节目的姐姐们无论30岁、40岁还是50岁,个个盘靓条顺,有颜有料有作品,各自的个性更是看点满满;她们的舞台表现也是不输年轻爱豆,十分精彩亮眼,关于“不被年龄定义”的女性议题的发酵使得“浪姐”每一期节目都保持着高热度和正向积极意义。《乘风破浪的姐姐》所宣扬的主题就让观众们对节目有着天然好感,而嘉宾们自身的实力和互相碰撞的火花更是热度来源。

反观《追光吧!哥哥》,节目本身就没有“浪姐”天然的女性向优势,直到十二月初第一期节目上线后才真正有了关注度,播出后确实热度很高,却基本上都是遍地的“瓜”撑起来的。

“光哥”的阵容年龄跨度大,最大的陈志朋1971年出生,最小的是男团成员丁泽仁1999年出生。21位哥哥中有一大半混迹娱乐圈多年,可有代表作品的不多,身负八卦却不少;金星和郑爽两人作为教导主任和助力官,一个是毒舌女王,一个自带热搜体质,两人在观察室中对男艺人直言不讳地点评倒是为节目贡献了一半热度。先是“杜淳主动跟印小天说话”、“金星冲付辛博叫井柏然”、“金星叫苏醒好男人”,早年间娱乐圈纷纷扰扰的八卦满屏铺开,吃瓜群众几乎把节目当成了瓜田,讨论得不亦乐乎。

一档主打男团竞演的节目,在首期100分钟的时长中,只有25分钟的初舞台表现,其中只有陈志朋的《青苹果乐园+卡路里》因为肥肥的小肚子引发关注。本来人们就对中年男艺人频陷“油腻怪圈”保持着怀疑态度,《追光吧!哥哥》的这番操作更是让观众把节目当成了搞笑节目看,不少观众戏称:“不如叫‘尴尬吧!哥哥’”。

近年来,女艺人人口中的“中年焦虑”明显要比男艺人强烈许多,她们控诉着自己常常面临过了35岁就只能演妈妈的窘境,但四五十岁的中年男艺人依然能在戏里跟小花谈恋爱。在两档套路相同、性别不同的综艺节目中,可以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中生代女艺人明显有着更强的自我管理,她们都保持着姣好的身材和容貌,在舞台上光彩四射;相比之下,中生代男艺人的自我管理就十分疏忽了,不论是身材还是舞台表现,都想让人给去去油。有网友表示,这么多年女艺人一直被“白幼瘦”所禁锢,这次也让男艺人感受一下“身材羞辱”。

关于“哥哥”和中生代男艺人的节目并非没有,此前另一档关于“哥哥”的节目——《元气满满的哥哥》主打快综,其中包括胡军、蔡国庆、吴奇隆、王耀庆等实打实的四五十岁中生代男艺人,节目以游戏互动为主,真人秀观察为辅,哥哥们也是金句频出,好笑又好看,完结后的豆瓣评分为7.7分。

目前来看,《追光吧!哥哥》被戏称是搞笑节目也不为过,只是走男团竞演的路子,应拿出敬业专业的态度来,如果为了热度和流量只是热衷于制造八卦,就不要硬搞男团了。当然,同样由芒果TV打造、真正对标“浪姐”的综艺——《披荆斩棘的哥哥》尚未制作和播出,届时“哥哥们”能否再次霸屏、能否清清爽爽,也让人十分好奇。



● ● ● 一期娱乐

只羡德纲有于谦